

一些淡淡的身影 龚 静

灰西装白衬衫斜纹领带,章培恒老师挺儒雅。侧面望去,眼镜片一圈一圈,他眼睛微垂,基本不看讲台下面的学生。他提早几分钟进教室,放下书,转身写板书,竖写的繁体行书,每个字都不大,都很清晰,笔画并不飞舞,是往里面收的那种,颇有古风。

章先生在新生入学典礼上已给大家一个下马威,那个,那个,我们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我们培养文学研究者。“那个,那个”是章先生的口头禅。传闻有男同学听罢章先生此言回宿舍蒙头哭了,创作梦猛地碎了一地啊。不过大二时章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是让人神往。他的课温和亲切,这个亲切不是有意让你欢喜,而是那些先秦文章诗经楚辞就这么温和和地涸开来,好比古人就在不远处,即便“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还是看得见依稀的背影。那个,那个,《诗经》表达了中国文学既温柔敦厚又抒情的特点。说他会转身点着板书,

有时再补充写上几句。章先生语调没什么起伏,但一字一顿的清楚中好像能让年轻的心和灵就这么飘回《诗经》的年代和氛围里。毕业后任教大一的“大学语文”课,讲先秦部分,我会情不自禁去翻一翻当年章先生的课堂笔记,汲取滋养。

章先生给我的学分是“优秀”,但他不会记得我,我只是一叠试卷中的一份。之后我与他也没有任何交集,只是有时读他的文章,以及

在其他文章里读读他。不过我觉得这样蛮好,那间教室里的气息慢慢地滋养和延续到了个人生命的内部,变成了一个人生养成的一部分。

邓逸群老师看着平易近人得很,短发,中等个,说话温润,这样温雅的中年女老师上现代文学作品选,感觉会是一次“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的旅程。可是邓老师第一节也是一个下马威,请大家写写自己的阅读经历。其实现在想来这不过是做老师的日常,可彼时

认识了徐志摩 卢润祥

一位深沉的,饱含着对爱与生活深情的诗人早逝而远行九十年了。人们的追思至今不息,《徐志摩传》一本本出版也不知有多少种了。韩石山谈《徐志摩传》后,又写了《非才子的徐志摩》,它先交代姓名的由来,说是周岁时,有位叫志恢的和尚摩过他头,并说他将来“必成大器”,其父就为他取名为“志摩”。然后才介绍其籍贯、出身、相貌、身高,引用的还是作家苏雪林的印象:说他眼炯炯有神,像追逐着幻想,长脸、鼻子高高,声音又是那么轻柔优美、抑扬顿挫的、还写他爱穿姜黄色长衫……至于他的作派,从不少人目见中判定为“轻佻”,但是为人宽容而无机心。他性格上缺陷是“天真”,由于养尊处优而缺乏历练,性格上直率而有时不近人情。

他小时候是读私塾的,以后在杭州府中学堂、北大预科、沪江大学等就读。又出国在剑桥、伦敦大学等处深造,写下了成名之作《再别康桥》。回国后办《新月社》,由于父亲对他的资助,不但为他买了轿车,还住进了高档的沪上四明新邨。他幸运地有了朋友梁启超的帮助,办活了《新月》,还有就是《平报》的正式出版,出了多期,而不是以前说的只出了个“样报”,这是汲取了陈子善的《谈徐志摩》的研究成果。

由于运用的都是真材料、亲人、朋友们的回忆、亲见、亲历、亲闻、亲感,娓娓道来,详尽细致细腻真切,所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本书复活一个人,从书中走出了一位真实的徐志摩,竟鲜活如见其人!

这是一位有着真性情的诗人、多情种子,他的爱在天上人间,也一直把爱看作“生命的成功”。他说“上山、听泉、折花、望远、看星、独步、嗅草、捕虫、寻梦——哪一处没有你,哪次心跳不是为了你”(《爱眉小札》)。另外,他在穿衣上实在是很随便的,也是位不拘小节的人:他前妻张幼仪端庄贤淑,保持了与志摩父母的亲情,时常有走动,因此有机会与志摩碰到。一次,张发现他裤子上有个小洞而不知,还买了一套衣裤赠他。



作为学生却有些忐忑,看着纸上那点可怜的阅读量想着大概会被老师看轻。邓老师倒是一视同仁,依旧不疾不徐讲课。在大三的“曹禺研究”期末还带大家排演曹禺的话剧《镀金》,还叫上我们几个学生去和史蜀君导演座谈《女大学生宿舍》。1986年夏天,携着毕业纪念册去邓老师家,请她和应诚诚老师题词留念。邓老师挥笔写下“人首先要有自己的存在,懂得存在的价值,然后才能有别人的敬重与热爱”。应老师则留下“天道无私常为善,人才非正不能奇”之句。1980年代老师们的题词总是这么珍珍重重,是那种要认真去做的意思。虽然毕业后几乎没有与邓老师联系过,不过后来在上海作协会员大会上两次碰到,我上前招呼,应老师有点愕然,古稀之年的邓老师却眼睛一亮,马上叫出名字,热情地说我读过你不少文章的,声音还是温润有亮色,没有“老年斑”。

“民间文艺”课的秦耕老师人如其名,讲课像耕种,字句和身体同时用力,脸庞微红,上身前倾,敦厚恳切之

气,有时干脆脱掉外套散发热量。大二我学论文的主题为散文诗,指导老师顾秦老师。还留着那篇学年论文,不仅记得秦老师的“优秀”评分,还记得他微配的面色,记得勤恳的秦老师。

那个时候师道是重视的,校园里看到老师甚至会害羞,我也不是一个主动亲近老师的人。选修过朱立元老师的黑格尔美学课,每次去上课总揣着一份思辨的热情。期末当堂闭卷考试,那天考完后日记写着“题目有点难”,考完略忧心,但结果却是“优秀”。已大四,临毕业。有一天包同学带口信,说朱老师很欣赏我的答题,那次

的品种,我种成了好几样。牵牛喜爬高,把藤蔓引到一楼屋顶,花蕾从下到上依次开放。端的是,“一朝引上檐檐去,不许时人眼下看”(宋·汪应辰)。“采之一何早,日出颜色休”(宋·梅尧臣);“秋空同碧色,晓日转红颜”(宋·赵与



古香 (中国画) 唐存才

考试获优者不多。三十六年过去了,写了点什么漫漶了,但朱老师课堂讨论黑格尔美学的激情和自己阅读思考带来的身心激荡,身体很诚实地记住了。1986年初夏夜晚想找朱老师毕业题词,在他家门口的那条小道上走了几个来回,终究还是没有敲门。

待到多年以后任教中文系,偶尔在电梯里碰到朱老师,他当然不会认识我了,我微笑,朱老师大概会奇怪这个女教师怎么笑眯眯的。

比较熟悉的班主任陈思和老师其实在毕业后多年很少联系,思和师留在毕业纪念册上的那句“女孩子的优点,你有,女孩子不具备的优点,你也有”时时让我感到惭愧,有一种学生不才何以见老师的羞怯。1993年5月某日,去看日本画家加山又造画展,出来在南京西路的人潮中一瞥惊鸿,陈老师夫妇手挽着手聊着什么。眼见着陈老师夫妇的背影即将隐没于熙熙攘攘,不再犹豫,转身,趋前,招呼,陈老师转头,一看,惊讶,继而笑了,以后来家里玩。边上的师母颌首。这一招呼,渐渐开始了和陈老师以后日子里的交往,谈谈读书,谈谈写作,谈谈其他。作为一个老学生,感觉延续了读书时代那种纯粹谈论文学艺术的气息。

不说只是课堂遇见,才知她也是秋天的花。前年夏季大热,小花园里的牵牛都歇了夏。一入秋,花事重兴。“老觉淡妆差有味,满身秋露立多时”(宋·姜夔);“只深描浅画,把秋容收好。偷剪碧霞凝倩,七襄人巧”(清·曹贞吉)。

一株牵牛花,从播种,发芽,定植,爬藤,盈蕾,到开花结实,颇能磨炼种花人的耐心,亦能训练包容心。有的花苞已露出红色,若是未及在凉爽的清晨绽放,毒日头底下,只能未开先谢。经历的遗憾多了,方能理解世间的缺憾和无奈,才能重温对大自然的敬畏。

今时此地,牵牛花也引发了我的诗兴,翻翻朋友圈,几年来亦有几首勉强能见人的,聊附骥尾——

一样花开各样奇,舶来诸色斗珍稀。清晨急急启门户,要看仙姑着紫衣;霜轻露冷九秋来,着地牵牛映绿苔。但得随心舒秀色,何需都向屋檐开;清晓盛开依树荫,蓝绡窄袖紫绒襟。凡间可有丹青手?摹得仙衣任浅深;惊喜牵牛纹样珍,晨开午谢缀凡尘。安能学取勤娘子,得见朝朝花面新。

从前以为,牵牛是夏天的花。亲自种过,

就说有些来往的老师,其实也是了解不多的,我们只是感受到自己能感受到的。曾经写过一篇《和我们一起吃鸡汤面吧》,纪念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陈鸣树先生。非鸣树先生嫡系弟子,所以也只是写一点个人有限的感受,留下一份文字烙印。

人都是多面向的,你看到的一个面向,只是某种机遇交汇的点。相较年轻时,我不再期望人人与人之间定能有多少深度的了然,彼此相遇,有淡淡的知道(知音是难觅的),淡淡的暖意,倘若彼此还能有一些生命能量的潜移默化,已然幸运了。

还有不少老师留下的皆淡淡的身影,时光流转,有的越发地淡下去,甚至面容模糊,真好比羚羊挂角,有迹或者无迹可循似乎都不重要了。

俗人有俗人福。有文化的人,时不时,总爱追问,这人生,有意义吗?有何意义?俗人无非无谓之思。因为,俗人的光阴,无往而不在当下;俗人的生活,无往而在民俗当中。当下,暮色渐起之时,你一抬头,月就亮了。

当然要吃一口月饼的,那么,我们来认真讨论一下这吃到嘴的月饼有何营养价值?如何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样是不是有煞风景呀?我们大家都知道,中秋的月饼,是越吃越圆的。

一想,略微有些奇怪,中国古代“安土重迁”,绝大多数家庭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在“方寸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才知她也是秋天的花。前年夏季大热,小花园里的牵牛都歇了夏。一入秋,花事重兴。“老觉淡妆差有味,满身秋露立多时”(宋·姜夔);“只深描浅画,把秋容收好。偷剪碧霞凝倩,七襄人巧”(清·曹贞吉)。

一株牵牛花,从播种,发芽,定植,爬藤,盈蕾,到开花结实,颇能磨炼种花人的耐心,亦能训练包容心。有的花苞已露出红色,若是未及在凉爽的清晨绽放,毒日头底下,只能未开先谢。经历的遗憾多了,方能理解世间的缺憾和无奈,才能重温对大自然的敬畏。

今时此地,牵牛花也引发了我的诗兴,翻翻朋友圈,几年来亦有几首勉强能见人的,聊附骥尾——

一样花开各样奇,舶来诸色斗珍稀。清晨急急启门户,要看仙姑着紫衣;霜轻露冷九秋来,着地牵牛映绿苔。但得随心舒秀色,何需都向屋檐开;清晓盛开依树荫,蓝绡窄袖紫绒襟。凡间可有丹青手?摹得仙衣任浅深;惊喜牵牛纹样珍,晨开午谢缀凡尘。安能学取勤娘子,得见朝朝花面新。

东方静好是一位生长于上海的95后女孩的笔名,出国留学前她曾出版了一部历史穿越小说《唐前燕》,因为唐代著名画家周昉的一幅画《调琴赋茗图》,引起了她对大唐历史的极大兴趣,从而托笔使清代的悦耳格格梦回唐朝,追寻画中人物的前生今世,经历了宫廷斗争的生死劫难、爱恨情仇。三年之后,留学归来的她创作了一部以散文为主的新书《东伦敦的烟火味》(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序中说:“若三年前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前燕》是我大学时期的句点,是个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次畅想,那么这本书《东伦敦的烟火味》)便是我对赴英留学生活的纪念,也是一个东方人在西方的一次探险。”

这两部书,一部是虚构的小说,探究中国古代文化;一部是写实的文本,寻觅西方英伦文化。尽管形式不同,视角有异,但立足点都是“文化”。丰富的文史知识,细腻的文字感受,敏锐的瞬间捕捉,还得思考,还得勤奋……这些综合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把断编残简、吉光片羽聚合固化,形成文字,占为己有。

你瞧,东方静好在伦敦半年之后迎来了异国的一场初雪,“大得让生在南方的我盯着窗外惊叹不已”,想起的是故乡乌镇的雪那“一副柔弱的姿态”,想起的是文学前辈木心所说的:“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他乡初雪》)身在异国他乡,随时泛起的总是无以排遣的乡愁。如看到伦敦的月亮,作者的心中会映现出唐诗三百首,想象大唐的模样。文化一旦植入心中,就根深蒂固,生长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来。她坐上从伦敦开往剑桥的火车,去剑桥大学,去康桥,寻找诗人徐志摩的梦——尽管会“迷失在寻路的途中,也迷失在陌生的语境与文化中”,但是心中始终荡漾着康河柔情万种的碧波,因为那儿有徐志摩绮丽的梦与迷醉的诗。我们还随着作者的脚步,奔向英国的国家艺廊,观看梵高的《向日葵》,感受金黄色的向日葵抗争着注定要到来的凋零与死亡,回想起梵高惨淡的人生经历,令人不禁叹息而泪湿衣衫。

《东伦敦的烟火味》是一个东方女孩对于英伦风情的印象,是作者对于西方文化的打量,融合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共情。如她的“奇想句”(《巴黎之心没了》):“大火烧了巴黎之心/雨果的世纪交响乐终止了/卡西莫多的灵魂从此无处安放……”,两年前大火吞噬的巴黎圣母院,让全球多少人关注与痛心,文化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共同的情感使地球村的每一个人紧密相连。

为何在秋分前后的月亮之上寄托了别样的民族感情?想来,天凉好个秋,好秋全赖月,这时节的月色太美太温柔。在生存压力更加巨大的古代,人们更得在美的事物上透透气吧!好在,中国文人要离家去赶考,考上得在外地就业,他们离乡的愁绪,代代付诸笔端,传诸文字,立于人心,于是,成边的将士感受到了,重利轻别离的商人感受到了,于是,重团圆的所有中国人感受到了,于是有了金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于是有了民俗:但愿人长久,年年吃月饼。

民俗在民间,民间也是一条流动的河,在奔流不息的这条河之上,接地气的民俗总是鲜明生动。“百年未有之变局”,别的不说,单说村里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离开了祖辈耕作传承的田园吧!何况,还有更多的学人去赶考了,更多的商人在路上,还有,更多的游客在跑世界。——这时,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游子。

在现代生活中漂泊,不管你的故乡在何方,“共看明月应垂泪”,只要遇上了,投缘了,我们就有了同一轮异乡的明月,我们就有了分享月饼的情谊。如果,某一年,我漂泊到了舟山海岛,我一定会想起祖籍是舟山的才女作家三毛,我的唇边一定会流淌《橄榄树》的韵律。中秋之夜,就算不巧是雨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有一轮圆月挂在天际,等着你。你我皆是同路之人,你一指天,我一抬头,月就亮了。

伦敦以东,上海以西

王立

序跋精粹

十日谈

岁月静好蒹葭草

责编:龚建星